

克維塞爾布

期 八 第

次 目

反革命的國民黨政綱和混戰	旬日以來南方之革命潮	一篇「黨國」的佈告的註解	中國第一個蘇維埃	上海工會統一委員會與上海工人總會之內幕	三民主義倒還沒有什麼？	中國革命目前幾個重要的理論問題（續）	寸鐵（七則）	讀者的迴聲
奧琦	柏寒	羅浮	貧秋	秋白	超麟	（撤翁）（奇）		志益

版 出 日 二 十 月 二 十 年 七 二 九 一

「布爾塞維克」

每星期一出版一次

每期二十至四十頁

每份定價大洋三分

反革命的國民黨政綱和混戰

國民黨中央最近開會，雖然會議之中顯然有許多派別的互鬥，各派都提出自己的議決和主張，但是對於工農民衆最明顯的是：國民黨反革命「事業」完成之後，各派一致的要想在政綱上公開的做一結論出來。不論是汪精衛，是蔣介石，是李宗仁，是程潛，他們的提案政策之中，都有共同的反革命政綱。這反革命政綱是甚麼呢？

(一) 將國民黨以前的工農政策明白宣佈取消，——許多黨國要人的提議，都是要明定法律「保護」工農利益，不要甚麼工農運動，「不准罷工」；對於農民，則連減租也不提起了。國民黨現在主要的目的，是怎樣使豪紳資產階級安心；各派的競爭，完全是爲着各派都想取得豪紳資本家的信用，而後可以握住政權。他們口頭上說甚麼「保護」，而實際上完全是壓迫。說得最公開的，要算最近李宗仁的提案，他說：「本黨領導全民革命，原爲各階級民衆謀利益，何以專主張澈底農工運動，澈底是何解釋，有何限度！」這個意思是很明顯的了，他是說國民黨應當澈底反農工運動。

(二) 將反帝國主義的政策，亦「澈底的」改爲親帝國主義政策。汪精衛等的提案裏，說到外交政策一項，據上海各報載的是「外交關係祕密，暫不宣佈」。吳稚暉的大文章裏，却替他漏洩了一些祕密，說「汪精衛先生也主張驅逐蘇聯使領」。最近李宗仁的提案，更把這一祕密完全公開了。他說「本黨當宣言與第三國際主盟之蘇俄絕交，並遣其領事出境」，而且說「外交方針從何着手，高唱打倒赤白帝

國主義，漫無區別，吾國能否單獨自謀生存？」——所以「帝國主義之列強，如表示不暗助軍閥，承認修改不平等條約，自當與之提攜存好，共同防禦共產主義之宣傳」。李宗仁在這提案中，並且說「本黨之唯一敵人爲共產黨」。這再明白也沒有的了，——國民黨的敵人，只有共產黨，其餘帝國主義軍閥等等，都可以「提攜友好」。國民黨反革命之後，他要與蘇聯決裂，以取媚於帝國主義，要勾結帝國主義，以避免「單獨自謀生存」之危險，本是必然的事。

國民黨這次所謂中央會議預備會之中，雖然各派的紛爭非常劇烈，但是他們對於工農民衆和帝國主義的政綱，却是非常之明顯而一致的。工農民衆應當知道：如果我們自己不能起來取得政權，澈底肅清反革命的豪紳資產階級的一切權力，那麼，無論國民黨的那一派掌權，都是壓迫我們的，都是維持帝國主義豪紳資產階級的剝削的。

國民黨的反動，並且不只是普通的剝削工農而已，他的反動統治內部各派互相鬥爭混戰，戰爭的蔓延，尤其增加工農的痛苦。就在他們這次會議之中，也就明顯的表演着分贓互鬥的局面。這次會議之中，我們至少可以看見很顯然的三派爭持着：一是蔣介石派，二是西山派或廣西派，三是汪精衛派（在廣東的張發奎派，在湖北的程潛派）。西山派是南京中央特別委員會的中心，他們只是依附着廣西派而生存，——他們恰好在這個時候演出南京的屠殺案。汪精衛派亦在這個時候將李濟驅出廣東，而實行廣州政變。獨有有蔣介石派居中取巧，利用汪派和廣西派的鬥爭，而自己想出來奪取政權。中央預備會開會的第一天，蔣派和汪派聯合着做一件「大事」：將居正謝持覃振鄒魯等西山派十人停職，——說他們

是南京屠殺案的罪魁。會議的第三天，形勢便變換了：何應欽（蔣派）和李濟琛等十委員主張停會，「研究」廣東政變問題，同時，十委員開小組會議，監察委員提議審查汪顧等的罪狀，李濟琛已經宣佈新提案：認何香凝王法勤陳樹人顧孟餘甘乃光是廣東「叛變」的嫌疑犯，要求令他們退出議席。這次會議的破裂是極可能的事。廣西派同意於犧牲一部分西山派，如謝持等，然而要求懲辦汪精衛部下的顧孟餘等，要求奪回廣東地盤，他們準備和蔣介石合作，要錢大鈞等合作去打廣州的張發奎黃琪翔，——南京政府也已經明令討伐。然而汪精衛派的黨國要人却也正在反對。現在的局勢已經轉到「蔣派利用廣西派來攻汪派了。這種形勢之下，還隱藏着蔣派和廣西派互爭上海以至江蘇的問題；上海市長張定藩（廣西派白崇禧的走狗）辭職，上海衛戍司令白崇禧也有取消衛戍司令一職的意思，這些雖然證明廣西派有與蔣介石派妥協的傾向，但是也是證明他們兩派的鬥爭正在醞釀着。湖北方面中央特派去的整理黨務委員會和當地的省市黨部改組委員會爭風，最近程潛陳嘉祐已經召集所謂漢口市國民黨代表大會，另組黨部，而衛戍司令胡宗鐸（廣西派）却在發命令禁止黨部民衆一切集會，宣布戒嚴。總之，國民黨的內爭是在發展醞釀，有些地方，如廣東，已經變成公開的戰爭。

這些國民黨會議的分贓性質，已經再明顯也沒有的了；會議之中大家都說甚麼訓政時期已到，說甚麼分治合作，說甚麼黨權高於軍權；這些口頭禪，不但不能隱蔽這次會議醞釀混戰的性質，而且更加證明許多小軍閥勢均力敵或者要想保持地盤的時候，必然是發生類似聯省自治的主張，——他們想鞏固自己剝削工農的政權，所以要說「怕戰爭」「要訓政」「要黨權」等等。

總之，國民黨這次會議之中，充分的表現着混戰割據的局面。甚麼力量能夠推翻這種局面呢？甚麼力量能夠解放工農民衆於混戰割據的豪紳資產階級統治之下呢？只有工農羣衆自己的奮鬥：上海的人罷工潮已經逐漸起來，工人羣衆反對白崇禧的工統會，反對蔣介石的「上海工人總會」之鬥爭已經開始；湖北紗廠工人已經有一萬多人罷工，羣衆憤激的打殺國民黨的改組工會委員；廣州的工人已有偉大的示威反對張發奎李濟琛，海陸豐的農民更是已經推翻豪紳的政權，組織自己的工農革命軍，成立工農兵代表會政府，正在發展反對陳濟棠錢大鈞黃琪翔等的戰爭。只有這種力量——工農羣衆自己的勇猛鬥爭，一直到武裝暴動，可以推翻反動的國民黨政府，推翻一切派別的國民黨，推翻一切帝國主義走狗，推翻一切屬性的軍閥！

一九二七，十二，七

旬日以來南方之革命潮

典琦

自從資產階級實行反動以來，中國國民革命中的階級鬥爭，一天天地激烈，幾個月來工農的鬥爭尤其是農民暴動的高潮，不僅不因國民黨的壓迫屠殺而低落，而且愈演愈烈愈趨愈高。我現在只把一星期來在普通日報上所得來的消息舉出幾樁以為佐證，——這些報紙，若不是國民黨的機關報，也是他們所御用的。

一、海陸豐農民大暴動的勝利——近來最足以驚動全國人心的事變，要算是海陸豐及紫金縣一帶農民暴動這一消息。上月二十一日香港電：陳濟棠在東江宣布攻討黃琪祥，潮陽農軍乘機起事，十九晚攻陷縣城。二十五日香港電：海豐農軍乘軍事調動，聲言打倒資本家，在此試行共產，林何兩姓被斃甚多。二十七日香港電：海豐共產農軍攻入汕尾之捷城鄉，殺斃豪紳數百人。二十八日廣州電：五華惠來潮陽饒平，均被農軍攻陷，大有蔓延之勢，嶺東豪紳地主逃港者三萬餘人。又陸豐縣城業被農軍攻陷，縣署衛兵及科員，多被殺。我們讀了這許多新

聞，即可知這件事真是驚天動地了。茲將東江革命委員會致中國共產黨全國總工會各省農會及革命兵士電文錄下以顯示時勢的真相：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華全國總工會各省農民協會全國革命兵士及各革命團體各報館均鑒：慨自中國國民黨領袖蔣介石汪精衛等背叛革命以來，國民黨已成爲屠殺工農壓迫民衆之反動政黨，各派軍閥玩弄之工具，青天白日之旗幟亦已成爲白色恐怖之象徵，中國革命之垂成遂斷送於反動國民黨之手，各地工農慘遭屠殺者寧可以數計，廣東工農，受禍尤劇。本委員會上受中國共產黨之指揮，下受工農羣衆之委託，率領東江工農，艱苦奮鬥數月，海陸豐農民，兩佔縣城，殺斃地主豪紳，義無姑縱。現本委員會又率領工農革命軍即日進駐海陸豐紫金各縣，實行宣布沒收土地，剷除殺戮土豪地主及一切反革命勢力，一切地主土地財產均行沒收，歸本委員會管理分配給佃農無地農民兵士及被難家屬與一切貧民所有，並即日召集工農兵代表會，組織蘇維埃政府，一切設施均聽

命於共產黨，期我各地工農羣衆一致興起暴動，奪取政權，建設工農兵代表會，至禱，特電聞。」

二、廣州赤色工人大活躍——這幾個字，是十二月五日申報國內要聞的標題。其內容呢，大概是說自從張發奎黃琪祥這一系軍閥和李濟琛黃紹雄等桂系軍閥實行決裂以後，廣州的工人和共產黨大肆活動，標語和紅旗紛紛出現，以工會方面爲多，「恢復工人代表會」「殺盡地主豪紳」「罷工工人接收罷工委員會」「恢復工人宿舍與飯堂」等標語，幾於觸目皆是。二十日公安局長朱暉日查悉工人在工人代表會內祕密集會，前往搜捕，擊殺二人，捕獲二十五人。二十四日罷工會所屬之香港金屬業總工會，又糾集三百餘人，在省政府附近中央公園門口開會，公園門口并貼有開會秩序，十二時許，即已齊集，後復愈來愈衆，高舉香港總工會之紅色大旗一面，各人并手持紅旗，均書有「紅旗萬歲」「誓死反抗解決省港罷工」「誓死不退出租工宿舍」等標語，及種種反對政府傳單。時公安局偵緝黃木等聞報，當即偕多人馳至，暗中監視。詎開會時竟有多人高立演說，鼓動反對政府，黃等報告公安

局，派保安隊馳至，而彼輩泰然不理，仍高呼口號如故，遂由隊長喝令圍捕，卒捕二十五人，搶獲傳單旗幟等。

次日，即二十五日，而廣州忽有驚人的全城火警。因爲省港罷工工友極憤恨粵政府解散他們及強令二十七日遷出飯堂宿舍，所以將全市各宿舍放火焚毀。又時事新報二日香港電，標題「廣州之赤色標語——組織蘇維埃支部」，電云東（一日）各界舉行護黨運動及反對寧案大會，陳公博張發奎黃琪翔皆有演說，高呼打倒新桂系，反對特委會，打倒李白黃等口號，演說畢，農工台下忽發現「打倒張發奎黃琪翔」「打倒朱暉日」「組織蘇維埃政府支部（？）」等紅色標語，被憲兵拘二人。

從這些消息看來，廣州市工人反抗軍閥國民黨政府任何一派，都異常劇烈，同時奪取政權也具有決心，已可見一斑了。

三、長江上下游農民暴動之再起——江蘇宜興無錫農民大暴動，曾經震撼東南，後來雖然被國民黨武力鎮壓下去，可是農民的政治認識因此而更加顯明，農民團結的潛勢力依然存在，現在宜興無錫江陰崇明等地鄉村中還是時

時騷動，一般豪紳資產階級還是動搖不安，國民政府和蘇省政府都認為足以搖動他們的政治根基，很着慌的。我今舉左列的幾條記載：

(一) 上月二十四日無錫茅塘橋地方，發現共產黨和農民暴動隊二百餘人，頭纏紅布，攜帶槍械刀棍等，焚燒土豪房屋二十餘間。

(二) 二十四晨蘇州發現中國共產青年團蘇州市委員會之印刷品，隨經公安局派員查捕，散發者已逃匿無蹤，當晚蘇地戒嚴，特別加緊。

(三) 崇明西鄉佃潮醞釀已久，於上月十一日發生命案，經官廳檢驗，在出事地點附近劉士珍家，搜得三寸正方印一塊，上刊「崇明縣革命軍農工聯合軍總司令部之印。」上海衛戍司令部派兵到崇，但崇邑農民依然在爭鬥中。

(四) 江陰自后陸暴動後，即宣布戒嚴，至十一月二十七日夜，邑東大橋鄉占文橋，突有農民四五十人，手持槍械，木棍，農具，入街放鎗示威，割斷電綫，熄滅路燈，黏貼打倒土豪劣紳等標語及

布告，下署總司令高大鵬革命委員會宣傳部等字樣，乃羣擁至鉅富繆受之家，破門而入，沒收財物，并將租簿借據田單悉付一炬。

(五) 長興白岷鎮發現共產農民自由軍一千餘人，資產階級紛紛逃避。

以上數條，都見於各日報。江南農民暴動之再接再厲，可以概見。現在讓我來說說長江上游的農民暴動。

湖南的情形，因為寧漢軍閥戰爭開始以後，交通阻滯，我們簡直不能得到詳細的消息，報紙上更不用說了。

湖北呢，在報紙上久已喧傳共黨攻陷黃安（上月十四日）。最近中央社十一月二十九日漢口通訊，仍稱鄂東黃安被農軍盤踞，且其勢更比前蔓延。該縣城自上月被攻陷，縣長賀守中及司法委員清黨委員各局所委員等十六人均被殺，此後旬日，農軍蹤跡已遍全縣，首領聞係湖北前農工廳長董用威。董籍隸黃安，自鄂中清黨，即率黨徒（多武漢中學生）潛赴縣北之七里坪舉事，並組織農工政府，大倡土地革命，貧苦農工附從者已達萬人云。

本月五日新開報又載江西泰和縣被農軍攻陷之消息。

奉和舊屬吉安府。此次農工革命軍首領係共黨蕭玉成與萬安革軍聯合進攻，滿貼標語，聲勢浩大，已將縣政府所收稅款二萬餘元沒收，繳獲圍槍縣隊兵槍枝甚多，縣長逃往吉安求救去了。

以上的新聞，雖只是東鱗西爪，但是也可以推知長江上游之農民暴動，又有再興之勢。

四、上海工潮之勃興——上海工人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之下，生活一天天壞，雖反動黨用工統會工人總會等等工具來破壞工人組織，但工人仍堅決與中外資本家爭鬥，以要求生活的改善，如公共租界電車罷工，日本郵船碼頭工人罷工，新同行銀樓工人罷工，以及開北盈豐絲廠滬西崇信紗廠青浦南貨業職工等罷工事件，均於最近爆發。工人羣衆在爭鬥中深能了解工統會及勞資調節會之爲資本家工具而一致反對。但資本家異常狡猾，如日本郵棧竟有辭退罷工工人登報另招工人之舉，英界電車公司則故意造謠認罷工爲機務工人單獨行動，想分裂工人的團結。不獨他們這種舉動，不僅不能破壞工人的團結，反足以激動工人的敵愾心，擴大風潮。最後更有數千工人援助電車

罷工之壯舉，直到今日，上海公共租界電車竟完全停駛。

五、武昌工人學生婦女反抗工賊之激昂——自汪精衛唐生智實行反革命以後，武漢的工農民衆即受了他們反動統治的慘酷的壓迫和屠殺，同時他們又派遣反動黨羽設立各工會改組委員會等機關以欺騙并箝制工人。他們代表豪紳資產階級的利益，資本家有了這一反動的政權，當然對工人進攻特別兇猛。素來站在革命前綫的武漢工人，驟然受此政治上經濟上之打擊，其對於反革命黨之痛恨自不待言。近來南京反革命軍閥程潛李宗仁驅走唐生智而佔領武漢，其反動和唐生智一般無二，武漢工人也是積極地反抗的。最近武昌震寰紗廠開除剪髮女工，引起全市婦女界學生界之憤慨，一致援助該廠工友反抗橫暴的廠主及「助桀爲虐」的工賊工會——即改組委員會，擊殺工賊首領五名，真是轟轟烈烈痛痛快快的一樁事。

除上述之五件事實外，還有一種現象，即兵士羣衆漸漸離開軍閥的軍隊而暴動，如湖州緝私營變亂等事，雖然還沒有明確的政治意識，但的確可以看出工農羣衆暴動的影響已經及於兵士羣衆，使軍閥的武裝組織崩壞！又如

江浙魚商反對魚稅，周浦魚行甚至罷業以爭，江浙反對藉禁烟爲名而行鴉片籌餉，漢口棉業公會反對南京派軍隊繼續征收唐生智所創征之棉花報効費，上海航業公會反對軍艦續封扣商輪，等等事件，爭執很烈，表示着一般商人也不滿意這些混戰的新軍閥之妨害市場的統一，而汪精衛之流的改良政策的幻想終久只是一個夢。

綜上所述，都不過是剪取資產階級報紙之斷片的記載，然而其足以顯示南中國革命潮流之高漲已如此。假如能將民間實錄一一紀出，我們讀之將何等地鼓舞呢！

一九二七、一二、七

一篇「黨國」的佈告的註解

柏寒

江陰近日冬租開征在即，各鄉莊房因鄉人受人誘惑，咸不遵繳，紛紛請願給示，昨日發出佈告文云：「照得糧從租辦，租由佃出，此爲千古不易之定論。本年秋成豐稔，各農佃之收入既豐，則揆諸種田還租之義，照例完租，原屬佃戶應盡義務。况本年冬漕折價，較上年加重，

每米一石，業主須完大洋八元九角八分，如果限內無款完納，過期并應再繳滯納罰金。此外如國庫券等項，亦須業主負擔，業主如無田租進益，何來如許經濟，供給公家。刻屆各業開收冬租之際，深恐各佃農聽人唆使，意存觀望，合亟出示曉諭，仰閩邑人等，一體知悉。自示之後，爾等務各照例完租，不得抗欠。爾農佃果有實係赤貧孤寡無告之戶，各業主亦應體恤孤寒，量予酌減。其各遵照。」（見十一月二十七日申報）

這一篇告示，我所以抄在這裏，第一，是要大家藉此了解國民黨的農民政策。汪精衛說過：農民若是打倒鄉村間其他一切階級（即指土豪紳士地主高利盤剝者），其結果社會聯鎖爲之打破，農民亦無以自全。國民黨解決農民問題，着眼於社會聯鎖關係。他所說的聯鎖作何解釋呢？就是這篇告示中說的「糧從租辦，租由佃出」了。還有：「業主如無田租進益，何來如許經濟，供給公家？」這幾句話，何等體恤業主！但是「本年冬漕折價，較上年加重」「自耕的農民，既無田租進益，何來如許經濟供給公家呢？」佃耕的農民，既要「照例完租」

「千古不易」，那末，又革什麼命呢？這些他是不管的。所以他們所說要開辦農民銀行，發達農產等類的話，都不是爲農民設想的。如果真的農產加多了，業主就可以加田租，他們的公家（就是業主的公家）又可以增加糧稅了。這就是社會聯誼的道理。

第二，由他的農民政策，就可以了解國民黨是什麼黨。他就是業主黨。他所謂公家，就是業主聯合辦事處。

中國第一個蘇維埃（廣東通信）

——海陸豐工農兵的大暴動——

自國民黨公開的背叛革命以來，到處屠殺成千累萬的工農勞動民衆，而一切豪紳地主資產階級，亦更窮兇極惡的加緊其剝削壓迫，使中國所有勞苦民衆，完全的處在慘淡哀號的痛苦之中。但是這種屠殺剝削的結果，并不能絲毫的鎮壓工農勞動民衆革命情緒的高潮，反而使一切工農勞苦民衆更明確的認識國民黨是屠殺工農貧民的劊子手，豪紳地主資產階級是工農貧民的惟一的大敵。工農勞苦民衆澈底的覺悟，尤其是廣東的貧苦的民衆，知

。他們所辦的事，就是強制農民種田還租，使業主可以不勞而食。他們辦事的經費，都是從農民身上剝削去的。至於農民生活怎樣苦，他們是不理的。

第三，由他自己供出來的話，可以看出國民黨比孫傳芳的剝削還利害。他明明說：「本年冬漕折價比上年加重……此外如國庫券等項亦須……」但這些剝削完全是農民負擔的。

羅浮

道只有工農民衆團結自己的力量，自動手的殺盡豪紳地主，推翻反革命的國民黨，澈底的解決土地，組織自己的武裝勢力，建設自己的政權——蘇維埃，尤其是共同團結在共產黨旗幟指導之下，才有解放的可能，才能獲得工農民衆的真正利益。

廣東工農貧苦民衆，經過長久的鬥爭，尤其久在代表工農民衆的真正利益的共產黨指導之下，對於中國工農革命的前途，有極明確的認識，澈底的了解，所以當國民黨開始叛變之時，即首先喊出「青天白日」是白色恐怖的旗幟

，我們的革命旗幟是工農的鐵刀斧頭紅色旗」的口號，而繼續不斷的作極英勇之鬥爭。

廣東的海陸豐，此次的偉大而普遍的農民暴動，英勇鬥爭，推翻了反動勢力下的統治，殺盡了豪紳地主階級，沒收了一切豪紳地主的土地財產，建設了工農兵蘇維埃的政權，實開中國革命史上光榮紀載的偉大革命前途的新紀元。茲將海陸豐農民之英勇鬥爭與暴動之經過，簡述如次。

(一) 暴動的準備

海陸豐農民，並不因在反動勢力嚴重壓迫之下，而停止其鬥爭，尤其自四月十五以後，更無日不在積極反抗之中，如殺戮豪紳地主，破壞反動勢力之一切交行政，以至抗捐抗稅等等的經常的鬥爭。固然這樣使豪紳地主階級更加加重的剝削和壓迫，但是同時也使豪紳地主恐慌危懼。

一個重要的時機到來，真正革命者，是不肯放他空空的過去的。所謂抱住時機，是革命者極寶貴的信條。偉大的十月革命紀念到了，尤其適在這時廣東張（發奎）

李（濟琛）的衝突，已由暗鬥而開始明爭了。海陸豐的農民一面為紀念這偉大的革命紀念，同時為利用軍閥衝突，亦即統治階級崩潰的時機，遂準備和開始有計劃的暴動。因為這時適當張發奎解決惠州胡謙的事件發生，很顯明的是與李濟琛反臉的第一幕，駐防在海陸豐的李部陳學順，決不能留在海陸豐以自取滅亡，同時農民的收繳時期已到，豪紳地主無理性的剝削，當然引起農民的反抗，於是遂有由經常的鬥爭，而變為偉大的暴動之準備。當時的暴動的準備是：

一、全海陸豐所有武裝農民都起來攻打反動的武力（民團保安隊等）及佔據城區。同時屠殺豪紳地主，并事前分別在各要道上分別截擊搜捕。

二、作戰步驟先區鄉，後縣城。海豐方面，以梅隴赤石農軍佔領梅隴，公平農軍進據公平圩，東南五區聯合大隊佔據青坑區進迫汕尾；陸豐方面則以西北部農軍據河口及大安，東南各區農軍佔據金廂，圍攻碣石。

三、武裝軍隊（第四團）除留守部隊外，均出而幫助農軍作戰，以應反動武力的槍械，并殲滅其實力。

(二) 反動軍隊聞風先逃

農民暴動的準備正在計劃，而反動軍隊已聞風立即逃遁。駐海陸豐的防軍陳學順部急於十月廿九卅日兩日內調集陸豐公平汕尾部隊到海豐，很顯然的預備退避，當時一班豪紳地主及商人見此情狀恐懼萬分，極力的挽留並電請李濟探下令勿予調動，同時用種種謠言以冀反動軍隊之停止開動以作為保護身家的工具；但是陳部終因恐懼自己的覆滅，終於不敢一息的停留，於十一月一日抱頭鼠竄的由縣城退梅圃而赤石而吉隆逃去，農軍因特別關係，未曾將其截擊繳械，實在是可惜的一回事。自陳部逃遁後，當地的保安隊四百名，更形嚇得屁尿直流，紛紛的乘間逃跑，其未逃跑，一部往海豐，一部往捷勝退避，以圖保存實力。於此我們可以知道反動的武力之怯懦恐懼，與民衆力量之足以屈服一切反動的勢力了。

(三) 暴動的爆發

農民革命情緒的高漲，反動統治勢力的動搖和崩潰，與豪紳地主階級之危懼，都使暴動急遽的爆發。海陸豐廣大的農民貧苦羣衆，即於十月卅日開始英勇的鬥爭，而

形成空前的偉大的暴動。爲便於敘述起見，特分別的記述如次：

一、占領海豐之經過 自逆軍陳部於二十九日調集部隊逃避，公平農軍急聯合第四團之一營即圍攻最反動之鄉廣村，捕殺豪紳地主數十人，焚去逆產房屋十餘間，并佔領公平圩，於十一月一日長驅直進佔領縣城，捕殺反動派多人。同時梅圃農軍亦即時分頭圍捕豪紳地主三四十人，當即就地槍決，大快人心。海豐東南五區聯合大隊於三十日晚上佔領汕尾，反動派因得信較早，故多早已避去，只捕殺少數反動派。此外除捷勝外，其餘海豐各處都給農軍佔領，并捕殺一切豪紳地主。農民貧苦羣衆，無不踴躍爭先恐後的參加。

二、佔領陸豐之經過 陸豐方面，西北部農軍三百餘人，於逆軍陳團未退出海豐以前，已佔據了大安及河口之一部。當時河口有百餘名保安隊，陸豐縣城亦有二百餘名，與第四團之一營交戰，一時未能擊退，後農軍衝入縣城，保安隊遂向碣石城潰退，於是陸豐縣城遂入農軍之手。

三、圍攻碣石的經過 在未佔領陸豐縣城以前，即決定東南各區農軍集中起來佔據金廂進攻甲子。所以第四團到時，凡男的女的少的通通都到陣地上來，由領袖激昂的說了一番此次暴動的意義後，所有的農民更奮臂興起，大聲叫道「很好！」「很對！」殺氣騰騰的奔向陣地，與反動勢力作戰，反動勢力亦極力頑抗，經幾次的肉搏，終將碣石佔領了。

四、攻打捷城的經過 捷城的農民於這次暴動，可以說通通的起來了。他們高呼殺盡豪紳地主，為平民復仇的口號。但因保安隊的死守（因為他們無逃生的出路，所以不得不拚命的死戰），所以雙方支持了好久，一直至海豐縣工農兵代表開幕時，始決定由第四團派兵一營前往助戰，決定十九日攻下捷城。當該軍出發時，全體代表，軍樂隊及工農羣衆，均歡躍高呼歡送，兵士受工農之激昂慷慨的獎勵歡送，竟連夜開到捷城，會同農軍共同作戰。十九日上午八時，遂分三面攻城，第四團派去的一營擔負北門，公平梅隴捷勝的農軍擔負西門，東南各區農軍負擔東門，僅二小時，北門部隊遂先登城，西門也同時

爬城，捷城遂被攻下，入城後即繳械數十支，大捕豪紳以及反動派，處以死刑。同時農軍即將捷城掘平。捷城既下，於是海豐全縣，可說完全到農民手中，沒有一個反動派了。

五、其餘河口碣石各處的反動武力以及豪紳地主，亦均先後由工農貧苦民衆剷除搜捕殆盡。農民偉大的暴動，雖然似乎告一段落，但是農民的英勇鬥爭，將更加高漲發展而未有艾的。

此次偉大的暴動，殺人更攻城，完全由工農自己為主力的鬥爭，第四團的武裝，完全僅在協助之列，完全係工農民衆自動手的鬥爭，而毫無軍事投機的傾向，這是值得注意的。

(四) 暴動後之種種

(甲) 殺盡豪紳地主及肅清一切反動勢力

有階級覺悟的海陸豐的農民，有階級鬥爭的經驗和教訓的海陸豐農民，對於豪紳地主及一切反動勢力之盡性搜捕殺戮，在此次暴動中及暴動後，更加顯明的表演出他們澈底的階級性了。自海陸豐先後克復後，工人農民及一

切貧苦民衆，第一視爲重要的工作，就是自動手的剷除一切剝削階級的勢力。他們毫無顧惜的搜捕各處的豪紳地主以及重利盤剝者。他們完全站在階級觀點上將這批豪紳地主剖腹割頭，無論任何反動份子，都毫不客氣的就地殺戮，直無絲毫的情感以爲好惡生殺的標準。這種情景在海豐方面，尤爲加倍的澈底。所以在海陸豐境內，可以說差不多沒有一個豪紳地主的踪影了。

(乙) 土地農有的分配

沒收豪紳地主的一切財產，沒收豪紳地主的一切土地，土地給耕種的農民等等，在八月間海陸豐第二次暴動時，已宣佈得很普遍了。此次偉大而普遍的暴動，對於沒收土地財產的工作，更進一步的解決。這次的沒收土地，不僅僅是大中地主加以沒收，即小地主甚至自耕農的土地也加以沒收。沒收之後完全分配給原佃農及自耕農。當然這樣的辦法，對於佃農是很圓滿的得到十二分的利益，同時自耕農也沒有若何的損失。至對於從前依靠田租爲活的寄生蟲，自然不客氣的叫他滾蛋了。至土地的分配，則縣蘇維埃政府發出土地使用證給一切得地的農民。

。土地使用證的內容如下：

第一註明某區某鄉某人所佃耕或自耕之土地經由本政府沒收，茲特給與該農耕種。

第二註明有土地使用證，才能享受土地使用權，此證不得自由買賣及抵押，如該證遺失，即須報明縣政府補發。

現在海陸豐土地，都是這樣的由縣蘇維埃政府發給農民，並極力打破農民從前以爲土地是應歸地主所有的錯誤見解，而宣傳：「土地是天生成的，並不是地主造出來的。地主之占有土地，完全由強奪掠占而來的。農民應堅決的以自己的力量無條件的向地主奪回土地，土地一切之使用權，收穫權，享受權，均應全部歸耕者的完全享受。」因此海陸豐的農民，深信階級的澈底爭鬥，只有根本澈底的解決土地問題。

(丙) 焚燬一切契約債務關係

封建社會的契約關係，是豪紳地主階級，藉此以強迫農民自己出賣自己，同時重利盤剝者的債務關係，亦同樣的是豪紳地主加緊剝削一切勞苦貧民羣衆血汗的保障和工

具。要澈底的推翻豪紳地主的憑藉，就是要根本燬滅一切契約債務關係的遺毒。海陸豐農民在這次暴動的運動中，除了盡性的殺戮豪紳地主與沒收其土地財產外，其次就是很澈底的勒令交出一切田地契約債務文契，並限令於三日內送至縣蘇維埃政府彙齊登記當衆焚燬，否則一經發覺，殺無赦，於是所有田主除已逃跑者外，莫不戰戰兢兢的將數百年的契約送到蘇維埃政府，以求免罪。對於一切債務關係亦均消滅無遺，尤其關於所有當舖，更盡量沒收，所有一切金器財物，都令持票認回，免於贖取，貧苦民衆，聞之狂喜，凡當舖中所有當入的衣服器具，均於數日內認回。數千年封建社會裏之剝削階級所藉作剝削的唯一利器，此次海陸豐可謂摧毀無遺，真是快事！

(丁)組織各鄉赤衛軍，編練工農革命軍

固然，海陸豐的偉大暴動，摧毀了海陸豐一般地主豪紳統治勢力。但是豪紳地主，時時有乘機反攻的可能，尤其在整個的反動勢力沒有完全推倒之前，地主豪紳無時不有報復的機會和可能。所以海陸豐一克復後，東江革命委員會，爲鎮壓反動勢力之復活與鞏固蘇維埃政權起見

，即開始招募志願兵；先在海豐招足千名，入伍期爲一年，農民可以攜槍入伍，退伍後仍準帶回。佈告一出，應募者接踵而來，可見農民對革命委員會擁護和服從之熱情。革命委員會以應募者之過多，於是遂決定各鄉則組織赤衛軍，爲鄉政府政治警戒之用，所有各鄉武裝農民，均編入赤衛軍，輪流向鄉政府服務。同時并由農軍中挑選千餘人，編成工農革命軍，以作鎮壓一切反動勢力及鞏固政權之武力。

在葉賀潰退時，所有槍械子彈，多分散在鄉村中，爲防反動派收買計，所以現在分向各鄉村收買，一以裕軍實，一以防落入反動派的手中。迄今收集者極多。

(戊)工農兵蘇維埃政權之成立

爲求革命永久之勝利，爲求工農貧苦民衆政權之鞏固，非組織工農兵蘇維埃政府是不可能的。所以蘇維埃政權之建立，是海陸豐農民暴動後最重要的職務之一。蘇維埃政府之組織，全縣代表人數定三百餘人，農民代表佔百分之六十，工人代表佔百分之三十，兵士佔百分之十（但汕尾市蘇維埃政府則工人代表佔百分之六十，農民佔百

分之三十，兵士佔百分之十。）代表產生之方法，是由農會按照各區人數之多寡分配代表數額，由各區農民代表大會互選出來。工人則以職業種類及人數多寡分配代表數額，由會員直接選舉出來。兵士是由集中駐防的農軍和第四團分配代表人數，直接選舉出來。海豐代表會於十八日開幕，陸豐代表會於十三日開幕，各開會三天，海豐各處農民工人以及貧苦民衆在代表會開幕以前數天，都熱鬧異常，興高采烈，如舞獅，歌唱，鼓樂……無處無鼓樂喧天，較之舊歷新年的快樂，當更快樂得數百倍，人人喜形於色，歡呼欲狂。很明顯的表現出他們以爲既得土地耕種，又解脫一切債務契約的鎖鍊，好像已至無上極樂之國一般。到開代表會的那一天，更有一番特別的情景，自會場以至各馬路以及各機關，都是紅燈紅旗紅彩照耀滿目，而各馬路上的清潔齊整，均由民衆自動的掃除得一塵不染，誠有天下昇平萬民樂業的景象。會場的佈置，尤爲莊嚴，中懸馬克思列寧的遺像，兩旁則設軍樂隊及參觀臺，草地上鋪滿了蓆和松針，各處結滿了紅布的花結，到處都感覺到煥一新的意義。

這個代表大會的意義，第一，使工農兵及一切貧苦的民衆與各代表更明白的了解土地革命與蘇維埃政權的意義。第二，使一切代表可以盡量的發表土地革命的意見；所以代表所說的話，就是只一句，也都把他記錄下來，以作參考的材料。第三，使一切民衆及代表明白此次沒收土地，奪取政權，現在還不能說是勝利和永久的鞏固，只有更積極的前進，更堅決的鬥爭，促各地農民的暴動一直到全廣東全中國的工農兵起來沒收土地，奪取政權，建立工農兵蘇維埃政權，才有勝利的保障，才有鞏固的基礎。即使反動勢力的反攻，我們絕不因之而恐懼而灰心，只有英勇的鬥爭，只有堅固的團結，只有死命的作戰，終能得到最後的勝利。第四，使民衆和代表更明白只有共產黨才是徹頭徹尾爲工農貧苦而奮鬥，只有共產黨才能真正領導工農民衆作英勇的鬥爭，只有共產黨才是真正代表工農貧苦民衆的利益，一切工農貧苦民衆只有團結在共產黨旗幟之下，才能得到永久的勝利和解除一切的鎖鍊。

這次代表大會，除第四團兵士全體參加外，此外紫金惠來惠陽及陸豐農民，莫不踴躍來參加和慶祝，同時各地

農民更能盡量的前來參與，并作熱烈的慶祝。這個代表會確是中國空前的工農兵代表會，尤其空前的得到民衆熱烈的擁護，這是在中國革命史上，無產階級革命史上，最值得紀念的光榮歷史！

在代表會的次日，并召集了全縣工農兵大會，是日男女老幼，空巷而來，來擁護這真正工農民衆蘇維埃政權，到會者達數萬餘人，誠空前之盛會也！

(己) 工農勞苦民衆擁護革命委員會之熱烈

農民此次暴動，受東江革命委員會之指揮，得有空前的成功，工農貧苦民衆，對於東江革命委員會擁護之熱烈，真不可以言語形容。在海陸豐克復後，爲擁護革命委員會熱情所激動，都自動的努力籌款，不到十餘日，海豐已解了二萬元，陸豐亦達萬元到東委去。同時爲擁護工農革命的伙食起見，更成立了徵收糧食委員會，每鄉平均不過一担或二担，如數極微，農民在沒收土地以後，對於此種徵收辦法，表示十二分的贊成和願意，紛紛的爭先恐後的輸將，足見工農民衆擁護之熱烈了。

(庚) 工農貧苦民衆的口號

布爾塞維克

第八期

工農貧苦民衆，爲促起更廣大民衆之爭鬥起見，對於宣傳的工作，更努力的以求普遍。宣傳口號大致如下：

「殺盡土豪劣紳地主」；「沒收土地」；「一切土地歸農民，工廠歸工人」；「焚燒田契」；「擁護蘇維埃政權」；「擴大工農革命的組織」；「一切武裝農民加入工農革命軍」；「一切工農加入共產黨」；「打倒殘害工農的國民黨」；「擁護東江革命委員會徵收糧食辦法」；「擁護中國共產黨。」

(辛) 蘇維埃政府成立後的社會狀況

蘇維埃政府成立，確定了工農民衆的自己政權，一切的剝削和壓迫，都已解除無餘，社會狀況，自然進於較良好的現象，茲將民衆各方情形，述之如左：

一、工農方面：工農因得到土地取消債務，當然解除了他們鐵的鎖鍊，所以他們都是喜氣洋洋的舞獅唱曲演劇以表示快樂和勝利，對於一切的工作，都很熱烈的參加和擁護。

二、商人方面：除了大商人的財產爲工農沒收不見踪跡外，其餘中小商人的營業，反更興盛起來，這是因爲農

民解除了一切困苦和剝削，購買力當然的強大起來，自然很多很多的到市場來買東西了。

三、小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階級鬥爭的劇烈高漲，一般智識份子如教員學生等，都感覺只有澈底革命和反革命兩條路可走。這次海陸豐的鬥爭，一方因受事實上的教訓，一方因受環境的支配，一般青年智識份子，都跑到工農革命的營壘內來了。有的請求加入共產黨，有的要求到農會工會中工作，他們看見這種階級劇烈的鬥爭，和對豪紳地主無情的殺戮，並不見以為駭怪，反而很表同情的說：「這是應該的」。

海陸豐工農貧苦民衆的鬥爭，創造了中國革命的新生

上海工會組織統一委員會與上海工人總會之內幕（上海通信）

貧秋

（一）工統會的假面目

自今年四月十二日豪紳資產階級的走狗蔣介石背叛革命，代表豪紳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握得反動的政權後，乃乘機加倍的壓迫和剝削工人，他們知道久經爭鬥的上海的工人階級是不能單用白色恐怖的野蠻方法壓服的，於是更嚇

命，而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尤其保障工農政權之永久勝利。這種階級鬥爭的劇急爆發，工農貧苦民衆之英勇奮發，證明了中國革命潮流之高漲。同時這種工農革命之高漲，殘酷的殺戮豪紳地主，沒收土地財產等，也就是紅色恐怖對白色恐怖的酬答；蘇維埃政權的建立，也就是工農政權，很快的消滅背叛革命的國民黨的開始。從此青天白日旗是古董或是反革命的幟旗，而鐮刀斧頭紅色旗幟將照耀於全球之上了。

這次東江農民大暴動後創立的蘇維埃，算是中國破天荒第一次的蘇維埃，新的革命政權正由東江擴大至全廣東，乃至全中國！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於廣州

使其走狗們勾結少數的工賊組織了御用的工會組織統一委員會，想來欺騙工人，箝制工人，想使最革命的上海的工人階級永為資產階級及帝國主義者的奴隸，故工統會雖是冒牌的「工人組織」，實則其一切行動均是反工人利益的。工統會九閱月來的工作可分述如下：

一、破壞工人的組織。工統會成立後，開始即利用其反動勢力破壞工人自身的組織（上海總工會），而強代以少數工賊和流氓的御用工會，以分散工人的力量。

二、施行嚴酷的政治壓迫。工統會本是衛戍司令部直接統轄的機關，他仰承資本家帝國主義者及軍閥的鼻息，極慘酷的屠殺拘捕工人中急進分子，并藉口清黨誣陷工人有共產嫌疑而濫行屠殺逮捕，工人中有反抗工統會及領導羣衆作鬥爭的，即目爲暴徒而遭拘捕判罰監禁或開除；因此上海工人在白色恐怖下而犧牲生命的在二千以上，遭拘捕罰禁或失業的達萬人。

三、禁止工人罷工。凡工人向資本家或帝國主義者有所要求，必須交工統會批准轉交勞資調解委員會「和平」交涉。未得工統會允許而罷工的即命令強迫上工，如工人不遵，工統會則勾結資本家用政治的軍事的反動勢力來破壞罷工。

四、強迫入會勒收會費。凡由工統會的走狗或工賊所組織的工會，強迫工人入會，每月繳會金二角，否則目爲反動，加以處罰；如是工人的汗血所換的工資不但給他

們生活的揮霍，更由他們以工人的錢作壓迫工人的用了！

五、修改工人要求的條件，強迫工人承認。工人向資本家提出的條件，必須經工統會的修改到了交到勞資調解委員會與資本家談判時，工統會又一手蔽天的「代表工人」大加修改，條件改到資本家滿意時乃強迫工人承認。如是工人所提出的切要的條件，得不到百分之二、三，這就是工統會高唱爲工人謀利益的積極工作。

六、指使工頭虐待工人。工統會派到各工會的指導員指使工頭故意督促工作，任意的斥責辱罵毒打或開除，使工人在廠中無絲毫之自由。

七、用法西斯雷組織，武裝威迫工人。工統會鑒於用政治的勢力或欺騙的手段尚不能壓制工人的反抗，又懼工人的紅色恐怖力量，乃更採取捧喝團的組織，用武裝威迫工人，如工統會所派之指導員及工賊等均備置手槍暗殺工人中之猛進份子及工人的真實首領，資本家如永安申新等紗廠亦添置武裝衛士在廠監視工人工作及工人行動（滬東因此引起紗廠之六罷工）。

八、資本家增加工作，減少工資及故意苛待工人。

資產階級在四一二實行公開反動後，上海的工人歷年因門所得來的工作改善條件，完全為資本家所推翻，且設各種方法以增加工作（如以前紗廠每人管一架或二架紡機的，改為一人管二架或三架，如取消坐纜，減少燒煤，打掃工人減少午餐時間等等）。務使工人沒有一刻停止工作之可能。自稱「為工人謀利益」的工統會，却絲毫沒有對這些苛刻的待遇向資本家抗爭，更談不到領導工人階級向資本家作鬥爭了！

（二）工統會的破產

工統會既是「掛羊頭買狗肉」的冒牌的工人機關，他的工作只是強迫工人向資本家和帝國主義投降的工作，這正是現在反革命的國民黨，代表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的「民衆工作」之本來面目，這何能欺騙對階級鬥爭有豐富經驗的上海工人階級？故工統會九個月來的工作，除極少數的走狗流氓工賊外，並沒有得到工人羣衆的信仰，並沒有改變上海工人羣衆階級鬥爭的精神和意志，且引起了上海工人階級不斷的反對工統會和反抗資本家的熱烈鬥爭（如十月來工人的反統工作，滬東紗廠大罷工，最近商務印書

館金銀業碼頭工人電車工人等罷工）。

本年四月間工統會成立時，原有上海工人的總機關——上海總工會，為避免蔣介石白色恐怖的壓迫，保持工人的鬥爭組織起見，曾令全上海的工會加入工統會，後經工統會的改組，將原來的產業組織分裂，故工統會在名義上曾有六百五十餘工會。不過這些工會大半只有上級委員會之組織，而無羣衆的基礎，最近更因工統會之壓迫和該會不能代表工人利益而爭鬥的原故，自形消滅瓦解和脫離工統會之工會已佔十分之七了，因此工統會實際上已成為空統會！

工統會既得不到羣衆的信仰，且因受新軍閥政客們不斷的互相衝突的反映，如是工統會內部只有不斷的衝突最近遂至崩潰而不可收拾。工統會成立之初，即為「流氓派」之楊虎陳羣所把持，其對上海工人之殘暴行為已為全國民衆所知，上海且有「養虎成羣」之謔。當時因楊陳之操縱專橫，引起了同隸蔣系之孫文主義學會派之上海特別市黨部（如陳德徵冷欣等）之嫉視而致互相衝突，因楊陳之勢大雖將市黨部之職員誣陷槍斃，市黨部亦莫可如

何。及西山派政客和桂系新軍閥代替了蔣介石後，如是工統會乃由桂系軍閥和西山派之周貫虹李子峯等所把持，而西山派則更派他們主辦的黨務訓練班學生二百人充各工會的指導員。周貫虹依白崇禧為靠山而為工統會主席委員，把持經濟把持財政，乃引起廣東派李子峯袁逸波之醋勁，曾先後為周貫虹所排，憤而解職，至於黨務訓練班學生因是新來見習工作人，其薪水較舊有職員少，如是因薪水之厚薄又引起內部新舊兩派之衝突，致屢釀成索薪的風潮。

工統會一方面既不能得到工人羣衆的信仰而引起羣衆的反對，一方面內部的衝突愈鬧愈凶；最近又因汪蔣合作以倒桂系軍閥和西山派之政局形成後，在上海蔣介石系的勢力又復活起來，冷欣陳德徵譚小岑等更不客氣的攻擊工統會，並且另組「上海工人總會」於是工會統一委員會又隨着西山派而倒台矣！

(三)「上海工人總會」

孫文主義學會派所盤據的上海特別市黨部，在蔣介石未倒以前，即欲染指於上海的工人運動，以冀實操上海的

政權，並以發展工人中國國民黨的組織為其活動基礎，因遭陳羣揚虎之打擊，遂與工統會結了不解之仇，蔣介石下野後，西山派雖然也改組了上海市黨部，陳德徵冷欣周致遠譚小岑等依然插足其中，更圖在工人中積極活動，三個月來一面故意向工人施些改良主義的小惠以圖吸收羣衆，一面却乘工統會之隙而在工人中宣傳反對工統會。最近粵變發生，西山派恐慌萬狀，將派勢力復活，如是他們更形活動，指使黨徒發起上海工人總會並定反工統會之宣傳大綱，說工統會欺騙工人，目工統會主持人為貪官污吏流氓政客，提出打倒工統會的口號；上海特別市長張定璠（白崇禧的人）因此迫而辭職，周貫虹亦迫得跑到南京請援也無辦法。目前準備蔣介石上台的「第四次執監預備會議」在上海舉行，「打倒腐化份子，請願取消工統會，要求承認上海工人總會」的呼聲也由國民黨自己喊出來，現在工統會猶作最後的掙扎，內部也暫時一致，命指導員到各工會，一面號召工人代表大會反對上海工人總會，一面却強迫工人繳納會費。目前是上海工人總會與工統會兩個冒牌的工人組織相持的時候，勝利誰屬，要看新軍閥政客

們衝突的結果而定！不過工統會已經不能再作欺騙工人的事，工統會的招牌，上海的工人看起來已經是黑的，客觀上已無存在之可能，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已經感受有另組冒牌工會以欺騙壓迫工人的需要，這就是上海工人總會應運而生的客觀原因。所以我們可斷定現時上海工人總會反對工統會的一切口號都是鬼話，「上海工人總會」不過是和工統會一樣的工賊機關，國民黨政府所指派的官僚走狗機關。國民黨既成爲資產階級的代表機關，凡是國民黨所組織的工人團體都是國民黨代表資產階級欺騙工人壓迫工人的御用物！

(四)上海工人階級的出路！

上海的工人階級在反動的統治嚴酷壓迫之下，資產階級用盡了剝削威嚇欺騙的手段來奴隸工人，上海的工人階

三民主義倒還沒有什麼？

國民黨曾經是國民革命的政黨。但是這一國民革命的政黨，現在已經死滅，——國民黨在革命發展的初期，即使背叛國民革命，他堅決的站在豪紳資產階級方面，反

級要時時防備敵人的詭計，要完全打破國民黨能革命的幻想，國民黨已經是資產階級豪紳地主貪官污吏的代表機關，已經成爲工農階級的死敵，他的一切「工農組織」，他的一切口頭上的甜言蜜語，都是麻醉工農的。工統會固然已經是已死的腐尸，上海工人總會不過也是欺騙工人的騙術，上海的工人階級只有很堅決的要求工人羣衆自己選舉組織，拒絕一切國民黨中或政府機關指派的所謂工會，反對一切國民黨黨部或政府機關的「監督」「指導」等等，要求真正工會的絕對自由；很勇敢的拿出自己的力量反對一切國民黨組織的御用式的命令式的工會組織，肅清工賊，恢復和堅強工人自己的組織——上海總工會，繼續不斷的堅決的同資本家國民黨爭鬥，謀得自身的解放！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六日於上海

秋白

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堅決的下了做新軍閥走狗的決心，反對廣大的農民羣衆自動手來解決土地問題。國民黨所謂革命方法：「軍政時期」與「階級妥協」，使他必然

的變成反革命黨，變成帝國主義軍閥豪紳資產階級走狗的狗窩。從此「狗窩黨部」，與幾年前的「豬仔國會」同樣的遺臭萬年。以國民黨黨治的現狀來說：一則不能反帝國主義，二則實際上是軍閥專政，三則是極殘暴的壓迫工農屠殺工農。即使以國民黨三民主義的簡明表面的意義來論，現時這種國民黨，也顯然是三反主義的反革命黨。三民主義究竟有那一民呢！

對於中國革命的三個任務：民族解放民衆政權民生改善，工農羣衆，不但是不加以反對，而且要加以清晰的階級的內容，以實際的鬥爭來求其實現。所以說：「三民主義倒還沒有什麼」，所以，中國共產黨曾經加入國民黨。國民黨也直到共產黨加入之後，才勉強有成為國民革命政黨之趨勢；也直到中國共產黨替他定出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宣言和政綱之後，才在三民主義之中充實了某種程度的革命性。中國共產黨與工農民衆所認識的三民主義，是很簡單明瞭的中國革命民衆所需要解決的三個任務：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統治和土地革命實行勞動法（八小時工作制等等）。這種三民主義自然是「倒還沒有什麼

」。

但是，三民主義這一名詞，是所謂國民黨的主義，國民黨既然死滅，三民主義那得不死！工農民衆親身受着國民黨的屠殺和壓迫，國民黨以三民主義名義來屠殺壓迫；民衆如今聽見三民主義這個名詞，已經不能當做革命的口號看待；他們立刻就覺得這三民主義一名詞，是他們所受的一切壓迫剝削屠殺搜捕屈辱帝國主義的進攻……總名稱。工農民衆雖然仍舊要力爭民族的解放，力爭民衆的政權，力爭民生的改善，而且只有工農民衆自己的鬥爭，能夠實現革命的這三個任務；但是，工農民衆絕對不能再要「三民主義」。革命任務的解決，必須在新的真正革命的旗幟之下——共產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布爾塞維克主義的旗幟之下！

況且，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究竟是甚麼東西？第一，如果說民族主義是反帝國主義，那麼，何不直說是反帝國主義呢？——反帝國主義有一定的階級內容，這是顯明的指出：中國極大多數的工農勞動羣衆（真能代表中國民族的）反對國際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國民黨正因為不願

意民族主義作如此的解釋，所以要用模糊隱約的「民族主義」。民族，民族，你是誰呢？國民黨用了民族主義，可以任意以「民族」的大帽子來壓迫工農。不准工人罷工，說是提倡國貨；不准農民減租，說是維持國內生產……一切壓迫工農的政策，都可以以民族的名義行之。甚至於講「聰明的策略」，藉口於和平進行外交交涉的假話，實行其對帝國主義的屈服，例如最近各地的禁止排日等等，禁止民衆的反帝國主義的直接行動，也算是爲民族的利益；所以一切賣國屈辱的政策，也可以以民族的名義行之。國民黨的民族主義，至多是代表中國資產階級的民族。第二，如果說民權主義是反封建主義，那麼，何不直說是反封建主義呢？——反封建主義，至少是澈底的民權主義的革命主義，亦有一定的階級內容，這就是要推翻任何屬性的軍閥統治（從吳佩孚張作霖一直到蔣介石白崇禧張發奎黃琪翔），不但如此，而且要推翻一切種種的封建統治，豪紳地主等等，這是要使真正極大多數的工農民衆取得政權，這是說工農平民與豪紳地主階級爭政權的階級鬥爭。可是，國民的民權主義，却正不要作如此的

解釋，國民黨的「革命」，不是民衆自己的革命，不是要民衆取得政權，而是使各種新式軍閥，新式特殊階級（所謂黨部）取得政權，而且是禁止工農民衆實行其一切普通的政治權利。民權，民權，究竟誰是「民」，究竟是誰的「權」！「革命」要經過軍政訓政憲政時期。一切政權屬之於軍政，這算是民權嗎？一切政權屬之於豪紳官僚的國民黨（所謂黨權），這算是民權嗎？就算進一步說，一切政權屬之於憲法，這算是民權麼？國民黨的民權，至多不過是資產階級的民權。國民黨現在已經拿「民權」的名義來反對無產階級獨裁制，說是反對一階級專政。其實國民黨自己是代表豪紳資產階級的獨裁制。他造作一種理論，說中國人民程度低，要由他來開民權訓練班，教會了四萬萬人的選舉方法，方才可以實行憲政民權。在這教訓時期，他國民黨便應當專政！對不起，說錯了。那裏是國民黨專政，事實上便是新軍閥專政！第三，如果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那麼，何不直說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呢？——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是明顯的代表無產階級的階級要求。這是說真

正的沒收地主和資本家，大工業國有，土地國有。尤其在革命時期，應當要使農民羣衆自動手的收回土地……這是說工農力爭改善自己生活實現社會主義的階級鬥爭。

但是國民黨正因為民生主義不願意如此解釋，所以叫民生主義。據說是民生主義是要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平均地權是要將來慢慢的收買地主田地，使農民大家有田耕。節制資本是要將來慢慢的發達生產事業，使大家有飯吃，據說是如此！但是，一則事實上國民黨的政府黨部和軍人，只在天天殺要求減租的農民，只在天天壓迫工人罷工，實行所謂強制的勞資仲裁。今年一年之中，因此而被殺的工農，至少在二十萬以上。二則理論上，國民黨一方面說要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一方面又說中國幾乎沒有階級，不准工農實行階級鬥爭，而且要各階級協調。這種一方面保護地主的私有財產，保護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別方面應允工農平均地權節制資本，豈不是公開的欺騙，豈不是要使工農餓死殺死論千累萬之後來講階級協調！民生呵，民生呵！民生主義是要置工農階級於死地的主義罷了。現在吳稚暉等自己也承認了：三民主義是

不兌現的支票，——其實三民主義的銀行根本沒有，他的支票簡直是詐欺取財，根本不能兌現。

如此的三民主義「還沒有什麼」嗎？豈但決不是「還沒有什麼」，簡直是了不得！

國民黨理論上的三民主義和實行上的三反主義，很顯明的表現着資產階級獨裁制的野心。

固然，三民主義的歷史性是值得我們注意的。當三民主義最早發生的時候，當共產黨未加入國民黨的時候，當共產黨所起草的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還沒有公布時候，國民黨的三民主義是甚麼呢？這一時期當然很長。那時的三民主義代表中國一般民衆——連資產階級也在內的一種模糊籠統的觀念而已。那時中國社會階級的分化還沒有像如今的明顯，階級的鬥爭還沒有像現在的劇烈，革命還只在初期的狀態。所以三民主義還代表一般民衆求解放的革命口號（僅僅是口號）。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時，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當時政治聯盟的條件，就是接受共產黨對於三民主義的解釋，——三民主義之革命化。但是，革命進展日益到了更高的階段，革命的聯

盟必須改變新的結合——與反革命的資產階級破裂。於是國民黨與三民主義便處於歷史的歧路之上；究竟還是做革命的旗幟呢，還是做反革命的旗幟？歷史的史實是如此：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都成了豪紳資產階級軍閥反動之旗幟。國民黨的反共清黨不但是和共產黨組織上的分裂，並且必然同時是離開三民主義之革命化，而要直接公開的使三民主義反革命化。所以汪精衛畢竟是聰明的乖乖，他此次來到上海投降蔣介石，磕頭求饒負荆請罪之外，還知道帶一個必要的禮物來貢獻於豪紳資產階級。這就是他所謂「將共產黨理論從國民黨裏分出去」的工作。好極了！三民主義在共產黨員未加入國民黨以前，還是代表革命傾向的口號。三民主義在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之後，曾經一時期比較多帶着些確定的革命內容，如打倒帝國主義工農政策等等。三民主義在國民黨清黨反共之後，便自然要變成反革命的工具。國民黨以前說過要爭民族解放，現在汪蔣等要想勾結日本帝國主義了，如何自圓其說呢？說是反帝國主義行動，原是共產黨的，我們國民黨的三民主義是主張「和平友好」的。國民黨以前說

過要爭民權主義，如今軍閥黨閥要以國民黨名義專政了，如何自圓其說呢？說是市民會議工農政權等，原都是共產黨的理論，我們國民黨是主張黨閥訓政的。國民黨以前說過要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如今豪紳資產階級根本上不要改善甚麼民生，那又怎麼自圓其說呢？說是耕地農有工業國有等，原都是共產黨的主張，我們國民黨說的「平均」「節制」，反正要在二千年後才預備實行呢。所以如今的屠殺壓迫賣國專橫之種種國民黨政策，無不一一根據於天經地義的三民主義！

三民主義的實行，其意義便是如此，——便是反革命政策的金字招牌。即使退一萬步說：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的理論，——所謂純粹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的理論，是要造成中國一個天堂般的國家。其實，所謂三民主義的建設，所謂建設三民主義的國家，完全是烏託邦，完全是夢話。不論事實上三民主義之實行，反共清黨後所謂純粹國民黨的統治，只是軍閥混戰屠殺民衆之統治；就是三民主義的純粹理論上的理想，也是反動的思想。國民黨口頭上的三民主義建設是甚麼呢？這裏我們且只說他的終極

理想，——孫中山所著的三民主義演講集中許多學理上的問題，我們留待分篇討論。國民黨口頭上所要建設的三民主義國家是甚麼樣的國家呢？第一，以和平友好的方法求帝國主義國家修改些條約，實行關稅自主等等；第二，將張作霖等現在能享有列強正式承認之光榮的政府打倒，取而代之；第三，各省實行豪紳包辦的「黨權訓政」；第四，等到「政治清明，地方太平……國際平等」了（汪精衛自己也說「談何容易」），然後……徵收地價稅等等，以使地主願意將土地「平均」給農民，辦農民銀行等等；第五，有獨佔性質的工業歸國家經營，其他個人企業還要使之發達，還要「時時注意改善店員與店東之關係，工人與廠主之關係，調和適當」，使「一般商民與實業家沒有不歡迎國民黨的」。哈哈，如此之俏皮美滿的三民主義國家呵！帝國主義列強始終是侵略中國，和平也好，武力也好；南京政府代替了北京政府，仍舊是軍閥政府；訓政黨權和袁世凱時所辦的自治差不了一絲一毫；農民要等着土地等着低利借貸，照此辦法，不知要等幾萬年；即使等着了「政治清明地方太平」，原來還是店東廠主地主

所大歡迎而特歡迎的國民黨國家。這是不是顯然的資本主義國家麼？所以我們的結論，不能不是：三民主義就等於資本主義。

附言：汪精衛在廣州的演說「分共之後」，一方面說要「將共產黨的理論分出去」，一方面又兩次提着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汪精衛呵！我勸你老實些罷。你記不記得：是你和我，和胡漢民，廖仲愷，鮑羅庭，同在廣州東山春園起草這一宣言的呢？你曉不曉得這一宣言的原稿，是從莫斯科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寄來的俄文稿呢？這宣言的初稿是我譯的，其中有幾段是你改寫的。固然，你們那時竭力要改得資產階級些，但是你現在得意揚揚，一則曰「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的國民黨農民政策，卑之無甚高論」；再則曰「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的國民黨工人政策，也卑之無高論」。其實，就是這種政策，你們國民黨寫得出麼？現在有能力實行麼？按照你們純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哲學」理論，不矛盾麼？那上面說要打倒中國之特殊階級；你現在却說中國

沒有階級，說「階級之未發生的，從此停止，已發生的，也逐漸消融」（狗屁不通的理論！）我勸你們老實些，公開的說取消一切改組後的宣言政綱等等罷！

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純粹國民黨三民主義，反共的三民主義，已經從反帝國主義與反軍閥的革命口號，變成反工農的反革命理論；所謂三民主義的建設，

除屠殺政策以外，絲毫也沒有。你們要清黨清理論，不如老老實實，將共產黨所教給你們這班不肖學生的東西，公開的都清出來；有本領就赤裸裸的露出你們醜惡的反革命的模特兒來！不要無恥的隱蔽在甚麼「工農政策」之後實行屠殺政策！

一九二七、十二、三

中國革命目前幾個重要的理論問題（續）

超麟

（四）目前幾個重要的理論問題

究竟那幾個是中國革命目前最重要的理論問題呢？我認爲有底下幾類的問題：

第一類自然是關於中國的所謂「國情」問題。這一類問題，恰切說來，就是對於中國特殊的經濟條件及社會階級關係之研究。因爲認真說起來，既然說是「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當然是中國所特有的問題，是中國特殊的「國情」所引起的問題，換一句話說，所有的問題，從中國特殊的生產方法起以至於革命的性質「國共」的關係

共產黨的策略蘇維埃的建設文化教育的改造等等，都可以包含在「中國國情問題」裏面；可是中國特殊的政治狀況中國無產階級特殊的任務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特殊條件等等問題，歸根結蒂都是由於中國特殊的經濟條件及社會階級關係中推演出來，——祇要瞭解中國特殊的經濟條件及社會階級關係，則中國革命中一切關於政治上的策略上黨組織上的以及文化教育上的種種問題，都比較容易解決。所以，這第一類問題，其範圍祇可限於經濟條件及社會階級關係方面。

我以為這是建立中國革命理論之先決的問題。上面說過，馬克思列寧主義是適合於中國「國情」，即是能夠解釋中國的特殊條件並能夠指導中國革命至於勝利的；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可以生吞活剝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現成的「結論」機械地應用到中國來，如果是這樣，不但要鬧出很大的笑話，並且要陷中國革命於必然失敗的陣地。其實，我的意思既是說，我們儘可以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來研究中國的特殊條件，求得正確的結論，以指導中國革命走上勝利的道路。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在西方的歷史發展條件中造成，不是在中國的歷史發展條件中造成。這不僅是說，西方已經是很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而中國尚停滯在封建制度的階段之上；而且是說，中國的封建制度老實就與西方從前的封建制度不同，馬克思等說明西方封建社會發展的幾種規律，必須經過一番修改，然後方能應用到中國的封建社會來（這一點，馬克思自己也會說過）。因此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的實際中間橫隔着一個障礙，必須剷除這個障礙，然後才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中國革命理論可言，這就是說，我們必須拿馬

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去研究中國的特殊經濟條件及社會階級關係。

這一類理論問題之重要本來不自今日始的，這一類理論問題本來不應該等待中國革命發展到現今的階段，才來解決，其實我們早就應該解決，早就應該有個明確的觀念，對於中國的特殊經濟條件及社會階級關係。可是事實上并不是這樣。這一類問題可說是新提出的問題，以前不僅沒有一個明確的解答，而且根本就沒有人提出。然而中國革命因此已受虧不少了。我們可以隨便舉出一例來說。譬如汪精衛等所謂國民黨「左派」之背叛革命屠殺中國工農，現在大家知道，共產黨以前之扶助國民黨左派政策是應該負一部分責任的。革命潮流發展到了兩湖，工農運動有空前的勃興，城市中的工會及鄉村中的農民協會實際上已站在「第二政府」的地位，工人已開始管理工廠（如漢陽）農民已開始分配土地（如湖南各縣），此時中國共產黨就應該堅決的發展工農的鬥爭，反對豪紳地主政權，甚至反對汪精衛等一派上層小資產階級的勢力；寧可為發展工農運動而犧牲聯合「左派」的政策，不可為

願全聯合「左派」政策而犧牲工農運動。但是事實上恰相反，都時處處都對這些上層小資產階級讓步，而抑止工農運動之發展。這乃是因為那時我們將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於小資產階級作用之理論機械地應用到中國來，以為小資產階級是能夠與工農聯合，對抗豪紳地主及帝國主義之統治而革命到底的；殊不知中國的小資產階級大部分是與剝削農民之土地制度有密切關係，與西方小資產階級完全不同，到了土地革命的階段，無論如何是要脫離與工農聯合戰線而決然站在反革命勢力方面去的。以前中國共產黨在這方面政策的錯誤，就是因為對於中國特殊的經濟條件及社會階級關係沒有一個明瞭正確的研究。其他我們還可以再舉出許多事實，證明我們因為沒有正確明瞭解答這第一類理論問題，以致引起許多戰略上和策略上的錯誤。但我以為上面舉出的一個例，已經夠了。現在我們已經開始感覺到這一類問題之重要，并已經開始解決這一問題，譬如立夫同志起草的「中國共產黨土地問題黨綱草案」中已經說到中國的「亞洲式的生產方法」，秋白同志也屢次提起中國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與土地的剝

削之關係，——可是這還是不夠的，而且如果我們想起列寧同志在一九〇〇年前就已著成「俄國資本主義之發展」一書，明瞭正確解答俄國的特殊「國情」問題，則我們現在才來開始解決這一類的問題，也未免太晚了！

這一類問題，我以為可以包含底下幾個問題；亞洲式的生產方法，土地問題，中國軍閥制度的經濟基礎，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各種社會階級間的經濟關係等等……。

第二類是關於中國革命性質問題。現在中國各省正爆發劇烈的革命運動，但中國革命現在究竟是甚麼樣的革命？是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革命呢，還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這一類問題目前正是引起爭論的問題。有些人說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已經過去了，現在是純粹的無產階級革命；又有些人說中國德謨克拉西革命任務尚未完盡，現在的革命仍然是資產階級性質；更有些人說中國革命是馬克思所說的「無間斷的革命」，既不是純粹資產階級的革命，也不是純粹無產階級的革命；此外尚有許多不同的見解。這個問題若不經過很詳盡的理論的解答，則在革命的戰略上和策略上，必然要發生很大的錯誤。我們

應該研究這一個問題，不僅要研究現在而且要批評過去。

過去，這一問題是提出來的，而且已經有了相當的解答。可是，這一問題并未會解決，第一因為國民黨死滅後中國革命形勢為之一變，第二因為過去對於中國革命性質之判斷本含有許多的錯誤，譬如一方面認定無產階級為中國國民革命的領導者，他方面又沒有奪取政權的準備與決心。所以這一類問題現在仍然是急切待解決的問題。

這一類問題，我以為可以包含底下幾個問題：中國的民族問題，革命的任務問題，革命的領導權問題，「革命無間論」等等……。

第三類是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同盟者問題。那幾種階級能與無產階級聯合革命到底呢？那幾種階級是始終反革命的呢？那幾種階級能夠暫時與無產階級聯盟呢？這些問題，恰是現在最重要的問題。以前的解答現在已經不能適用了：譬如以前以為小資產階級能與工農聯合建立非資本主義的政權，現在已是不可能了；以前對於農民作用之估量，現在看來也是不充分了。而且中國的游民無產階級如兵匪流氓等，在最近半年來的革命過程中佔有

很大的作用，而對於這些分子之估量，以前簡直是太忽視而不留意。所以現在我們必須從新將中國一切社會階級作一個有系統的有根據的評價，認清誰是無產階級的敵人，誰是無產階級的友軍，以及這些階級以後的行動及其趨向如何。

這一類問題，我以為可以包含底下幾個問題：小資產階級問題，游民無產階級問題，農民中階級分化問題，以及滿蒙回藏等弱小民族問題等等……。

第四類是關於革命政權問題。中國革命過程中及革命成功以後，革命政權應該取什麼形式？這也是目前最重要的理論問題。以前我們以為應該是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民主專政，這種見解顯然是不能適用了。但中國是否已經可以建立無產階級政權呢？這是我們目前所急須答覆的。

這一類問題，我以為可以包含底下幾個問題：無產階級專政之理論的和實際的必要問題，蘇維埃的作用及其形式問題，城市的及鄉村的政權形式問題，工農聯合問題等等……。

第五類是關於革命鬥爭的方法組織形式口號等問題。這一類問題也是目前最認為重要的；總同盟罷工，暗殺，羣衆大會，游行示威，各團體代表會議，武裝暴動，選舉人民代表政府，游擊戰爭等……，——這些在革命鬥爭中究竟各有何種作用呢？我們須各給以明確的解釋，說明某種條件下應採某種鬥爭方式。譬如拿暗殺來說，暗殺自然也是革命鬥爭的方法之一，但馬克思列寧主義并不如無政府恐怖主義那樣重視暗殺的作用，恰恰相反，我們認為暗殺祇可偶然一用，如果以暗殺為經常的革命方法，則將使革命運動失去廣大羣衆行動的性質而成為少數恐怖主義者的行動。又譬如拿武裝暴動來說，我們必須瞭解列寧說的「暴動是一種藝術」一句話，必須看暴動的必要條件是否具備，然後能實行暴動，不然，不但暴動陷於失敗，而且整個革命運動都因此葬送了。

第六類是關於國民黨的主義和政策問題。國民黨過去和未來的作用，我們必須有個正確的認識；國民黨的理論，其主義和政策對於中國革命究竟有何種作用，我們也必須給他一個適當的評價，尤其在國民黨化的所謂革命理論尚在魚目混珠以前，我們更須向羣衆明白解釋國民黨的理論所謂三民主義究竟是件什麼東西。必須嚴酷批評國民黨反動的理論，然後方有布爾塞維克的中國革命理論。

(五) 結論

以上所舉六類的問題，是我所認為中國革命目前最重要的理論問題，自然此外還有許多問題也是我們所必須解決的。以上的問題，在本文裏，不過提出來，說明其重要，至於問題本身的解答尚不在本文範圍之內，我希望一切革命黨人都能參加這些理論問題之討論與解決。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八日

寸

鐵

「第五層序」的革命

李石曾謂蘇俄革命屬於「第三層序」；他們（無政府黨）和蔣介石在上海屠殺工人，是三民主義的民生革命，屬於「第四層序」。不錯，他們的革命，比蘇俄更進步了一階段；可是他忘記了還有一個「第五層序」的革命——張勳復辟！

（撒翁）

反共黨的國民革命

胡漢民會說：「除掉了革命的精神，就不成其為中國國民黨。」這句話誠然不錯，可是現在國民黨革命的精神是什麼？胡漢民答道：「反共黨的國民革命」。原來國民黨所謂國民革命就是這樣解釋！所以李濟琛在廣州中山大學演說：「本年內國民黨除清赤外一無成就，殊屬可恥！」

（撒翁）

下層轟動

馮玉祥總結中國共產黨的罪狀是「下層轟動」。可是中國共產黨實在慚愧得很，還并未做到下層轟動，馮玉祥未免太替我們吹牛了！孫中山的建國大綱和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演講裏，都是保育政策的理論，都充滿了非下層

轟動的精神！在這一點，我們不能不說馮玉祥及其他忠實黨員是三民主義的信徒。在這一點，他們和梁啟超黨主張賢人政治反對暴民專政的理論，也沒有兩樣，都同樣以為民權自由應該是上層紳士恩賜的，即統治者的仁政，不應該由下層民衆自動的爭取。不過中國革命之成功及民權自由之實現，是由上層紳士的保育政策或是由下層民衆轟動，將來歷史先生會答覆這個問題。其實各國的革命史已經答覆了這個問題。

（撒翁）

這就是提高黨權！

褚民誼說：「特別委員會月薪三百元，而國府委員月薪八百元，余以為如提高黨權，決不能如此」。的確不錯。現在的「權」是和月薪成正比例的。譬如我們工人的月薪只是三元八元之類，所以沒有絲毫的「權」，聽你們逮捕監禁屠殺，聽你們敲骨吸髓，聽你們誣蔑唾罵麻醉迷惑。你們要提高黨權，完成黨政軍的秩序，怎能不從提高月薪下手呢？

（奇）

何以要討伐唐生智？

據吳稚暉代表西山派（他自稱會做過西山派）意見說

：口頭反共是無功勞的，惟有武裝同志能確實反共。然則向來勾結共產黨此刻才口頭反共的汪精衛，是不值一錢，自不待說。但是能夠確實反共的「武裝同志唐生智」，又何以應被討伐？

(奇)

工人應受寵若驚

廣東國民黨解散粵港罷工工人時，對工人演說，大意是：粵港工人擁護本黨革命，北伐勝利達到長江流域，我們應向工友道謝。古話一句：「狡兔死，走狗烹」，我們工人階級，在貴黨看來，自然只是走狗。現在是你們革命成功，我們應由你們實行「烹」起來了。不料貴黨還要這麼客氣的謝道，太不敢當了吧！真使工友們受寵若驚哩！

(奇)

反共人的功勞

吳稚暉說：「我們反共人的功勞，究在何處呢？什麼七省八省，漢口南京，都是他們有槍的打下來的，并不因反共即多得一塊地方」。其實反共人的功勞，對於那些有槍的，很大很大。假使不反共，那末，有槍的便會是工農兵士貧民，而漢口南京之類的一塊一塊的地方，也是工農兵士貧民的地方了。唯其反共，所以有槍的才暫時是白崇禧李宗仁何應欽程潛朱培德張發奎黃紹雄等的新軍閥（一名武裝同志），而那些一塊一塊的地方也是他們所有。吳稚暉故意說反話，成功不居，無非是提醒他的武裝同志：不要埋沒擁戴之功吧！

(奇)

讀者的迴聲

布爾塞維克黨之民主集權制

歐白同志：

「布爾塞維克」出版了，我們當然是非常的歡迎。尤其是「布爾塞維克」上能發表討論黨內問題的文字。

我們很相信中國共產黨，得了「布爾塞維克」的幫助，一定能使黨內意見政策及一切工作，更加集體化民主化，從此創造一個新的黨的生活，淘養所有的同志及中國無產階級都布爾塞維克化，這是意料中的事，也是黨所必須有的「羣衆的黨生活」。

我們每個同志，必須擁護及參加「布爾塞維克」的創造，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我對「布爾塞維克」才開始創造的時候，便有幾個疑點，也可說是意見，希望在「布爾塞維克」上求一個明確的解答與認識，不知可否？

我們黨過去所以有機會主義的錯誤，其最重要的原因，可說是沒有布爾塞維克的理論與政策，沒有黨內的民主（德謨克拉西）與集體的行動。今後如何改正這個錯誤，當然不是空談，在黨內已經決定的，我不在此地討論，我所要講的是黨的最近的狀況與我個人的幾點意見。

第一，黨內封建式的集權，機械式的紀律，及現在所謂集體化的行動，對於這三點，最近在黨內可算改進了一些，但仍脫不了機械式的狀態，僅僅在黨內指導機關裏的幾個負責同志，集體集權，而一般同志並沒有充分的享受

到黨內的生活。所謂民主化紀律化，自然不免流於機械，黨內沒有真正的民主，則集權的結果，自然仍滯於封建式的集權。我們相信黨的集體化，必須先有一個黨的新生活。這個黨的新生活，就是黨內羣衆民主的集聚，將一般同志的意識集合為一體，同時每個同志都能在黨的範圍以內，盡量發揮他的能力，這樣才可形成黨內統一的集體化。若是黨內羣衆一般的生活（這個生活當然是指黨的生活），比較負責同志落後，甚至連水平線還不能達到，即對黨的一切政策行動都不能了解，如此而要講整個黨的集體化，亦是徒然。

第二，因為過去黨內既不能民主化，再加上機械式紀律，「東大」式的批評，將黨內一般同志，束縛得像小媳婦一樣。對於執行黨的政策及決議時，至多不過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還記得負責同志說過：「你們應當過分的相信黨，服從黨，黨是決不會錯的。」即使同志有了一點意見，或者與黨的議案不一致，在黨的會議中發表，結果，對於意見還沒有得到一個真確的解答，便得了一個「東大」式的批評。什麼不虛心啦，左傾啦，

右傾啦，幼稚病啦，小資產階級的表現啦，無政府主義傾向啦，現在又加上一個「機會主義的傾向」啦。固然這些批評是準確的，我們並不反對。但是往往負責同志，先做出這個批評的結論，而不去詳細的解答或虛心的討論。如果某同志不服從這個批評，必繩之以紀律。這樣一來，嚇得那個同志再也不敢發表與黨不同的意見（當然祇限於對黨內發表）。於是一般同志，對於黨總是抱一個「黨的議決總是對的，服從黨的命令去幹就是了」這樣的觀念；自然把黨內活潑潑的氣象，都限制了，消滅了，布爾塞維克的精神，恐怕也因此而變為機械式的動作了。此種現象，如果不能澈底的改變，恐怕再過一個時期，黨內的機會主義，也未必能夠掃清，布爾塞維克化恐怕終成了一句空話。

第三，整個黨的生活不能改變，布爾塞維克的精神不能在同志中表現出來，一般同志不能從機械式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如此而要造就一批黨內的新領袖，是極困難的事。我以為黨內領袖的產生，必須是在鬥爭的行動中，黨內經常生活的經驗，才能發現。決非死板的拖幾個工農

同志到黨的指導機關裏來，偶像的供奉着，事實上又不積極的使他學習負責，同時他也不能學習負責，僅僅在負責同志成份的比例上，落得一個好聽的報告，這樣就說我們的黨，從此可以避免機會主義的錯誤了，可以布爾塞維化了，這豈不是笑話？所以最近的改組，固然是很對的，黨的指導機關裏多參加工農同志負責，也是很對的。但這機械式的改組，不能創造一個黨的新生活，不能使每個支部的同志都享受到整個黨的生活，養成革命的人生觀，則黨始終是不能成爲無產階級行動的政黨——布爾塞維克黨。如現在各地的工農暴動，不能在暴動的過程中創造一個新的黨的組織與生命出來，僅靠極少數明白的同志，指揮得力，結果，必重使黨陷於滯礙而不能鬥爭。所以造黨，是目前暴動中惟一的任務，并且沒有健強的布爾塞維克黨領導暴動到勝利，是一件極困難的事。

第四，要創造布爾塞維克的黨，必須先有布爾塞維克的理論，所以「布爾塞維克」，是布爾塞維克黨生命的原素之一。理論政策及一切黨的設施，都要由這個刊物傳播出去，同時黨的新生活，亦須藉這個刊物幫助創造，這

是「布爾塞維克」的重要使命（自然是比從前嚮導的意義廣泛得多了。）但在這個刊物上發表黨內問題到怎樣程度爲止，我還不知道，是否除去關於祕密的消息，行動，計劃外，都可以發表呢？在黨內未決定的革命問題以前，是否可先在這個刊物上討論？還是祇限於宣傳主義政策，傳播革命新聞，評論時事呢？

以上幾點，是否錯誤，可否在「布爾塞維克」上發表和討論？請即示知。

志益同志：

志益 十一月二十六日

來信討論黨內組織問題，布爾塞維克報上當然亦可以登載，但是布爾塞維克報上仍以偏重於討論黨內的策略或理論問題爲宜，因爲他是爲一般讀者而設，所謂黨內問題是指這些問題。故你所提及的「黨內未決定的革命問題」，當然是可以在此刊物上討論的。

- 至於黨內組織問題，則太專門些。雖然如此，我仍舊簡略的答覆你於此：

第一你說黨內不應有封建式的集權。甚麼是封建式的集權呢？如果說是上級黨部或多數的決議應

當無條件的執行，就算是封建式的集權，那就不對了。布爾塞維克的黨，沒有鐵的紀律和集權的行動，是不能成功的。黨內同志對於決議及黨內生活，當然可以發表意見；但是他所認爲是革命的主張，必須經過多數同志或上級黨部的採納，方能變成黨的主張，方能見之於黨的行動。如果各個同志可以自由行動，還有甚麼黨呢！封建式的集權，必定是以領袖個人的意見威權來集權。這種現象，當然是黨內所不容許的。如果各個同志自己都要以個人意見自由行動，以領袖自居，那麼，這種所謂反對封建式集權，適足造成封建式的紛爭。

第二黨內民主化的主要意義，是要一般黨員、工農份子，都參加政策的決定，了解政策的意義，並且能自己選擇自己的指導機關（選舉支部書記區委等）。並非說既要民主化，便不可以批評。嚴重的地底下的生活，不能容許完完全全的民主化，這是顯然的事實。固然，批評的時候單說某某有機會主義傾向等等而不加以解釋是不對的。但是，祕密集會，

是黨的鬥爭行動機關，不是小資產階級學生教授的雄辯會，可以容忍長篇闊論的空談。「服從黨的命令去幹」，是非常之好的精神。你如何說是這就「把黨內活潑潑的氣象，都限制了消滅了」呢？如果黨員只聽命令方才行動，沒有積極的建議力，一撥一動，這種現象方才是你所謂機械式的動作，若單是能聽命令而行動，如何便是機械式呢？照理應當：第一各同志能建議，能在黨的總政策（革命的階級的政策）之下想出許多具體的提議（在未決定之前，自然可以有許多「不同的意見」）；第二能將這些提議經過黨部指導機關而變成黨的決議；第三能夠勇敢積極服從這種黨的決議命令去幹。如此的黨部才是活潑潑的階級的鬥爭的機關。不服從這種黨部機關的決議和批評，自然要繩之以紀律，難道必須一般同志各自發表與黨不同的意見，才算「活潑潑的氣象」嗎？你這段意思，很有些傾向於小資產階級式的民權主義，而不是無產階級的民主集權主義。

第三你說「一般同志不能從機械式的束縛下解放

出來，如此而要造成一批黨內的新領袖，是困難的事」。你這句話的根本精神，非常之不對。工農黨員羣衆中，擁出新領袖，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決不能專從解放所謂機械的束縛去造領袖。工農的領袖，只有在嚴格的黨內紀律和黨的實際鬥爭中去造。

誰能真正勇猛無畏刻苦的在布爾塞維克政策之上，率領起羣衆奮鬥，誰便是新領袖。而這種行動只有在黨的行動中表現出來。很用不着說：一定要破壞紀律（所謂機械束縛），才算是「新領袖」！

第四總之，你說黨要在鬥爭的新方針之下，造出新的黨的組織與生命，要實現黨的民主化，要實現黨員羣衆集體的政生活，要真正實現黨的無產階級化；這些思想都是對的。現在黨的主要工作，正在於此。中央正在督促各地進行這種改造。舊時機會主義的精神，以及反乎布爾塞維克組織原則的現象，固然還有許多存在着，我們大家應當努力的來掃除。然而你信中的傾向，不免矯枉過正的傾向於小資產階級的民權主義之觀念。

秋白 十二月二日